



No. 362

4000 3-36

聖體軍小叢書發刊旨趣

現在誰也知道公教出版界應當致力於兒童讀物。事實上，零星與偏畸地刊行，同樣地不夠介紹公教全部基本智識。我們深信一部五六百冊完整的公教學生文庫是必要的。不過這件事，決非倉卒間得以完成。

為此先在編校範圍內，編輯一部包括：經史、聖傳、神修、聖召、理論、指導、小說、劇本、詩歌等各類的小叢書。一為聖體軍，儘量綽餘的應用，為教中一般學生，也很可暫作唯一的文庫呢。

這是我們編輯聖體軍小叢書的旨趣。

序

世界上不知多少的詩人，文人，
施展了他們天然的技術，來描寫，歌
咏人間母親底真實的愛，公教中更有
無數的聖者，賢者，運用了他們超性
的德能，來稱頌，表揚天上母親底偉
大的愛。

這是因爲沾受了，感覺了，認識
了，油然而口頌之，筆述之，以表彰
慈母底愛。但是，誰沒沾受過慈母底
愛呢？——沒有受到人間母親底愛者，
縱使是有的；沒有沾得天上母親底愛

者，却是未曾有過，要知：人間母親底愛，已經是很真實，很甘飴，很偉大的了；而天上母親底愛，却是更真實，更甘飴，更偉大的多多呢！

我現在把這兩種母親寫在一塊，爲的是使兒童們能認識和辨別這兩種母親底愛，并且使他們能由愛人間母親，進展到愛天上母親，把他們愛人間母親活潑的愛，用來愛天上母親，歸結，能活潑地，熱烈地，愛戴天上的聖母，超過人間的母親。

作者 于 徐州

一九三四年二月

目次：

一	放晚學了	1
二	呆望	5
三	媽媽呢？	9
四	新皮鞋	17
五	淒涼	23
六	奇夢	29
七	打翻墨水瓶	35

八	良友的規勸	41
九	刷新	47
一〇	小白貓	53
一一	愛的吸引	59
一二	小耶穌	65
一三	聖母升天	73
一四	病	83
一五	哥哥，我也要去！	91

母親

一 放晚學了

叮噹！叮噹！叮噹！……

放晚學了，

天真小學的兩扇大門開了，門外做小販的立刻高興起來，都整理整理攤頭上的東西，預備做些好生意；許多婦女們——大概她們也已經等了好久——見大門開了，就向裡面張望，尋看。

小學生們都背着書包，兩個兩個排着隊，唱着好聽的「放學歌」，慢慢地走出校門。

那些幼小的，一跳一跳撲到自己母親的懷中，要抱。

大一點的把書包交給了母親，攜着她的手走了。

有的拉着母親的手，強要買東西吃。

有的把自己寫的字，做的課，給母親看，母親只是嘻嘻的笑。

有的哭着臉，奔到母親前，告訴她在被欺侮的情形，母親便取出手巾來，替他拭淚，教他不要哭，說到家中有大蘋果吃哩。於是他收了眼淚笑了。

但是，有個叫做顧達義的，却呆望着同學們在嘻嘻哈哈，他也願投在慈母懷中，稍微歇一歇；也願把自己剛才寫的字，做的課，給自己母親看；也願把剛才被同學無故踢一脚的冤枉事，向母親哭訴。

可是那裡有他的母親？

向誰能够哭訴？

他行行又停停，好像是在尋覓他的母親——不，他知道他的母親不會再來了，因為他的母親已經死了五六年；父親目下在外工作，也不會來的；家中那個後母呢，既然不是親娘，怎能想到來領達義？

同學們漸漸地散去了，他才正式開着慢步走，走到聖堂東首，神父住房後面，一處像花園模樣的地方——小學生慣常在彌撒前後，在此玩耍——他走進小花園，一直到靠牆假山前，席地跪禱，雙目注視着假山上的聖母像。

「媽媽！」他的嘴唇微微地動了一動，順手把背上的書包放下，掛在假山石上，然後他拓開雙手，合着眼睛，一撲跳，已投到聖母的懷中，聖母撫摸他一會；當翻看他的書包內的功課簿子時

，聖母笑了一笑，因為簿子上染着一大滴藍墨水：他在默想的出神了。

「媽媽！」他又微微地動一動嘴唇。

繼而，他的眼圈邊有些潤濕了，他想起方才被人無故踢一脚，實覺冤極。

「媽媽！」他扁起嘴巴叫了一聲，眼淚已經洩到嘴邊，他默默地抽咽，他是在哭訴了。

不多時後，他漸漸地平靜起來，心中寬舒得多，眼淚流不出了，連得臉上的淚痕也乾了。

現在，他也快活了，和剛才別的同學們一樣地快活了，或許比他們更其快活，因為他們不過哭訴給世上的母親，而願達義却哭訴給天上的母親。

二 呆望

顧達義的弟弟叫做達德，今年八歲，還沒有進學校門，因為他的後母要他在家中雜差雜差。

現在他獨自一人立在門外，看見對門陶媽媽領着陶類思回來了，知道已是放學的時光，想自己的哥哥也快要回來，所以仍站着，等待他的哥哥。

他看見陶類思實在高興極了，走路時一跳一跳的非常活潑，手携着他母親的手；他的母親替他拿着書包，也快快活活地走來。他們走進屋子，陶媽媽等不及先把書包放好，已經到裡頭去拿出一隻鮮紅的大蘋果來，給類思吃。類思快活得說不出來，雙手接過，就送到嘴邊，咬了一口，嚼得極有滋味。他母親把書包

裡的東西，什麼書，什麼簿子，都拿出來翻翻看看；類思就爬上檯子，一面嚼蘋果，一面給他母親講述一天中所經過的學校情形；怎樣背生書，怎樣練習寫字，怎樣聽先生教生書；還有某某學生被先生罰了補贖，哭個不停，什麼某某學生待他很好，什麼，還有什麼，什麼……

大蘋果慢慢地吃也吃完了，他的母親要他溫溫功課。陶類思就拿了一張小檯，坐在他母親身旁，把母親的膝當做書架，於是陶類思朗聲誦讀，偶有錯誤，母親立刻改正，類思很肯受教。
溫習完了，陶類思把一切書籍整理好，放在書架裡，然後，他輕伶地一跳，撲在他母親的懷中。

「媽媽，給我買雙新皮鞋！」

「好，等幾天，我給你買來。類思啊，你要知道：只要你常

常有志氣，使你媽媽歡喜，那麼你要什麼，媽就肯給你什麼，即使你不求，媽媽也肯給你好東西的。》

這時顧達德還立在門外，對門，陶氏母子種種歡樂的情形，都使他眼熱，又使他納悶。他的哥哥到現在還沒有回來，叫他等得真心焦。

「弟弟！你站在那門外做什麼？」顧達義終究回來了，遠遠的招呼他的弟弟。

「唉，哥哥，這樣晚！」

顧達義沒有回答他，默默地走到他弟弟身邊，拉着手，叫他一同進去。他弟弟一時不肯進去，要哥哥也看看對面的陶類思，並且給哥哥講方才所看見的情形。

顧達義一面靜靜地聽着，一面望着對門，他正看見陶類思安

安地歇在母親的懷中，還和母親笑笑說說，非常有趣，他是呆望出神；想起自己方才在假山前也是這種光景：歇在聖母懷中，和聖母談話。

顧達德把剛才所看見的一切講完了，二人凝立着，好像那百貨商店橱窗裡的假人一樣，他們呆望了好一會，達義要進去，達德無論如何不肯，只說：「我不進去，裡面沒有媽媽呀！」

說了，竟歔歔的哭起來了；達義就替他揩淚，安慰他說：

「弟弟，不要哭，裡面雖然沒有媽媽，但是我們終究有媽媽的。本堂神父不是給我們說過：聖母是我們的好媽媽麼？」



三 媽媽呢？

「咳，奇怪！媽媽呢？……媽媽呢？……」

今天放晚學時，陶類思一出校門，就這樣地噏了幾聲；因爲平時他的媽媽總是候在門邊，一見他出來，就「類思，類思！」的叫他；但是今天呢，他不但沒有聽到他媽媽的叫聲，連得媽媽的影兒也不見，所以他奇怪得很。「咳，媽媽呢？……媽媽？……？」

陶類思一面嘴裡這樣地噏噏着，一面在人群裡擁來擁去尋尋了好久，還沒有尋到他的媽媽。他停了，索性不尋了；他想他的媽媽，或許路上走得慢了一些；或許家中有了些小事，就攔了一晌；等等，終會來的。

他等着，呆頓頓地站着，看看別的同学真高興，有的跟着媽

媽一徑回去了；也有許多小學生圍繞着小攤頭，叫他們的媽媽化錢。他看看真眼熱，也要買些吃，可是沒有銅元，只等着媽媽來。別的同學漸漸走散，他還不見他的媽媽；發急了！再等一會吧！看看別的同學都散去了！那些小販也在收攤預備回去，那看門老頭，拿着掃帚在門旁掃去了些花生米殼，和牛奶油糖紙頭，把校門關了。但是，他仍不見他的媽媽；他急得幾乎要哭，他眼眶裡已滿滿的含着淚水了。

他歛歛歛歛的在校門前彷徨，他一人無論如何不敢回去；路是熟悉的，但獨自一人從未走過。心裡想想，實在想不出媽媽不來的理由，或許他自己沒有志氣，使媽媽不快活，所以不來。他有些憤恨自己了，但是他自問良心沒有逆過媽命，不會使媽媽不歡喜的。那麼，家中定有了什麼特別事情，媽媽不肯來吧？

他一面想着，不覺走了幾步，走到堂邊，他想索性到小花園裡玩玩，玩到黃昏，那麼媽媽無論如何終要來領的。

這樣一想，他倒高興起來，跑跑跳跳。一進了小花園，無意中看見有一個小學生模樣的，端端正正地跪在假山前，他走前幾步，認出是顧達義；他真熱心，連得後面有人走來，也沒有覺知。陶類思看看他真特別，書包掛在聖母像腳邊的石頭上，他兩隻手有時叉在胸前，有時伸開來，像要撲前去的樣子；嘴唇微微地在動着。

陶類思看見他這樣，覺得有些奇怪，他想這個顧達義素來是苦惱的「沒娘囤」，而現在倒看他乖開心，乖高興。他越看，越眼熱。

「咳，你也在這裡！」顧達義立起來，一轉身，見了陶類思

，就這樣的說。

「不是嗎？我的媽媽不來，我怎敢一人回去？」

「今天你的媽媽不來？」

「是哪，到現在還沒有來。」

「那麼，我伴你回去，好嗎？但，你也要拜望拜望媽媽！」

——手指着聖母像——

「怎麼，是聖母呀！」

「是啦，是聖母媽媽，本堂神父不是給我們講過：聖母是我

們的媽媽？」

「唔……」

於是陶類思也像顧達義那樣端正地跪着，念幾遍「亞物」。念得十分熱心，也許他從沒有這樣熱心過。他念經時，也學了顧

達義那樣，也兩手伸了開來，一雙眼睛注視着聖母像。他這時覺得聖母倒實在像媽媽！

他念完了經，就同顧達義走了，走出花園前，還轉身望了一望聖母像。

「陶類思，你的媽媽爲什麼不來呢？」

「誰知道？眞苦呀！不來！但，顧達義，你的那個媽媽來不來？」

「那個在家裡的？她只是在家裡，從沒有來過：她怎肯來？」

「喔噲，眞苦呀，比我苦得多哩！」

「是的，但你知道嗎？我還有個媽媽呢。」

「那個？那個？」

「噫，你不知道嗎？就是方才你看見的，在假山上的，她真

好呀！」

「唔！……唔！……」

講講說說，他們不覺路長，一會兒，已經到家。他們分別之後，陶類思一走進屋子，便叫了一聲：「媽媽」，但，沒有人回答；他一直往裏面尋，各處不見。他急得沒法，恨恨的把書包一拋，拋得高高的，接着「拍」的一聲落在地上，他一些不管，就滾在地上，像小狗那樣的亂滾，而且放聲哭起來了。

他的女傭陸媽立刻趕來，要抱他起來，他執拗不肯起來，而且哭得加勁了。陸媽沒法，只說：

「媽媽在買東西，你這樣，不給你了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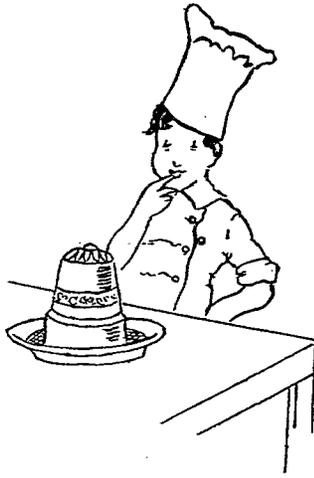
說了便走，讓他獨自去哭。陶類思哭哭也沒有趣味，就把袖子擦擦眼睛，爬了起來，坐在櫈子上，呆着想自己從沒有感到這

樣的寂寞，實在悶極，厭極，吃東西也不想，玩耍也沒有意思，讀書寫字更不必說了。

忽而，聽見他媽媽的聲音，他立刻跳出去：真的媽媽買了許多東西回來了。

「類思，這是爲你買的新皮鞋，還有香蕉糖，還有小汽車……」
「喔唷，媽媽！」陶類思快活得嘴也合不攏，兩隻小手捧了這許許多多的東西，眼睛向他的媽媽不停的望着，不知怎樣才好





四 新皮鞋

「得各！得各！……」

陶類思已經穿了新皮鞋，走路時，故意用勁把腳跟敲着地板或磚石，要人家知道他穿着漂澆的皮鞋。

他這樣走路，真的被人家注意了，另外他的小同伴們，等他走過後，終有幾個點點觸觸的，在眼熱他的新皮鞋；這樣正使他格外得意，腳跟愈加用勁敲地板，兩隻手插在腰間，胸挺起，頭抬得高高的向前眺望，儼然像一個小紳士。

「啵！陶類思，你的皮鞋真漂澆！」王石室搖搖大姆指對他說。

「嘻嘻……嘻嘻……」

「誰買給你的？真漂亮的皮鞋！」

「媽買給我的，因為我有志氣……」

「噢！那我也要有志氣了，叫媽媽也買……」

「啞！你的媽媽肯買給你！」

「怎麼不肯？」

「嘿！她沒有錢，窮極呢！」

「誰給你說我的媽沒有錢？你的媽沒有錢！」

「哼！沒有錢！你看……」陶類思舉起皮鞋腳，舉得太高而且太快，正正踢到王石室的手背上。王石室恨極了，立刻拔出拳頭打還。陶類思怎樣肯忍耐，他不顧皮鞋踢壞不踢壞，用力地踢上去。王石室雖是極力招架，但那裡敵得他一雙武裝腳，所以招架了幾下，他就不顧面子，逃了，但是大腿已經上了幾個青塊。

陶類思看他逃了，以爲他終究不是自己的敵手，而自己却儼然是一個英雄，不覺快活得很快。但這還不算最快活的，因爲他更其喜慶自己的新皮鞋一點也沒有損壞，而且發明那東西是打架的利器。

「得各！得各！……得各……」

他於是走路時，愈加用勁了，頭昂得更其高了，他非常可惜剛才打架時沒有多人看見，否則都要驚駭他的英雄氣概，而佩服他了。但是，他不肯埋沒這樣的光榮史，他就得各得各地走到人羣裡，把剛才的事情加上了幾個形容字，指手劃腳地講給他們聽。他們聽了，真的驚訝他的勇敢，有幾個和他年紀相仿的，或比他幼小的，都見他怕了，而那些比他大些的，也至少不敢欺他了。這樣一來，他愈加得意。

「得各！得各！……」

現在他走路時，不但用勁敲地板，也不但昂起了頭，而且右一擺，左一擺，真是油腔滑調。

放晚學時，他也一擺一擺地，排在隊裡走，那得各得各的皮鞋聲，在「嘶吐」「嘶吐」的布鞋聲裡，愈加清朗，這也使他愈加得意。

走出校門，他不見他的媽，他倒不在意，只是留心去看那坐在路旁的爛腳教化子，他越看，越厭他，尤其是那隻爛腳，腫得有些像大皮球那樣了，血和膿水從爛肉裡注出來。他看看，實在難熬，恨不得拉起新皮鞋腳，重重踢一下，但，他不敢，他只怕新皮鞋染着齷齪不堪的膿水，倒是不上算的。

他後來跑到堂後小花園裡，又想去拜拜聖母，橫豎媽媽沒有

來，等她一晌，也不妨。跑到花園門首，他忽然停步，因為他看見花園裡的小路是小石子舖的，深怕走在石子上觸破新皮鞋，他就站在園邊念經。

他望過去，假山洞裡沒有聖母像，他又希奇又發急，有些像前次到家不見他媽媽時那種樣子；但是，過了一會，他就放心，因為他想起願達義一定也到這裡，他一定知道聖母像爲什麼不見的，可以去問他，所以，他就匆匆地念了幾遍經，走了。

忽然，他又想着聖母不在，或許是替他們買東西，像前次他媽媽不在，正是出去爲他買新皮鞋。這樣一想，他不覺笑了，他想聖母買的東西一定比媽媽買的好呢！

他回到校前，正遇見陸媽，說他媽媽不來，他不願他媽媽來不來，跟着陸媽就走，只想愈快愈好回去，可以告訴願達義：聖

母給他們買東西的好信了。



五 淒涼

顧達義照常先去拜了聖母，然後回家；他一到家，只見他的弟弟孤坐屋中，就取笑他，說：

「哈哈！弟弟，你今天懶了，爲什麼不立在門外等我？」

弟弟只呆頓頓望他一眼，不作聲。

「什麼？媽媽譴責你了。」

他說得很輕，怕她聽得。弟弟呆板地搖一搖頭。

「那麼，一定媽媽打你了。」

弟弟又是呆板地搖一搖頭。

「那麼，爲什麼？誰欺你了？還是那個阿三？」

弟弟又是搖一搖頭，搖得稍微活相一些了，表示這一切都不

是

「那麼，你一定病了！」他說時，聲音有些發抖，一面甩去書包，學了大人的腔調，用手去摸弟弟的額角；但是他一些覺不到什麼，其實他一些經驗也沒有，摸得出什麼呢？

「唉！不像有病，弟弟，你怎麼着？」

「哥哥：我肚裡：痛。」

「怎麼？肚裏？你覺痛？那麼頭裡怎樣？」

「也痛……」

「怎麼？也痛？他不知做什麼才好。」

「哥哥啊，不要緊的，橫豎我們的媽媽不會替我刮痧，也不教我吃藥的；不像對門的陶類思害了病，還要刮痧，還要吃藥，真是苦上加苦呢！」

「喂！弟弟，你終究年紀小，還不識呢。刮痧和吃藥都是爲你的好處，有人肯替你刮痧，教你吃藥，倒真有福了！恰！我想若使我們的親媽媽還在世上，那麼，一定像對門陶媽媽一樣，急急忙忙替你刮痧啦，教你吃藥啦，或許也會去請醫生呢！怎能忍心讓你獨自一人呆坐在橙上呢？但是：」

顧達義說說，說不下去，呆了，眼眶裏濕潤潤的滾出淚來。

「哥哥啊！別替我着急！我痛得不十分利害！不要哭啊！」

「我并不替你着急，我只想沒有媽媽的苦惱：」

弟弟聽他這樣一說，也不覺嗚咽起來了。

「弟弟啊！你現在還是去睡罷！」

二人各自揩揩眼淚，顧達義拉了他的弟弟走進房間，替弟弟解衣服——他在格格地抖個不住，眼淚仍舊滴出，滴在衣上，也滴

在他哥哥的手上。

「弟弟啊！不要哭了！不要忘記，我們還有天上的媽媽呢！她一定要照顧我們，賞賜你早些病好。」

弟弟哭喪着臉兒，扁起嘴巴，噙了一聲：「媽媽呀！」兩滴眼淚又滾了出來，像洋蠟燭上的蠟油一樣，一直洩下去，洩到他的嘴巴裡。

「弟弟，真的不要哭了，我們有了天上的媽媽，哭什麼呢？」

「願達義！願達義！」

願達義忽然聽得外面有人叫，他就教他弟弟睡在床上，替他

蓋上了被頭，走出去了。

「呀，陶類思！我猜到是你叫我。」

「願達義，你有沒有去拜過聖母？」

「去過。」

「那麼，聖母像你看見沒有？」

「怎麼不看見？終是在假山上。」

「呀，奇怪！我沒有看見。」

「沒有的事。」

「真的，我方才立在花園門口，望過去，不在，聖母像不在。」

「那有的事？你沒有看錯？」

「真的呀！我沒有看錯，真的不在；我想聖母一定去買東西給我們了！」

「沒有的事，聖母要給我們東西，何必買呢？更何必親自出去買呢？你真呆了！」

「嘿！你不信？不信，那麼聖母不肯給你東西了。」
「聖母不給我東西？胡說！聖母常常給我恩典的，但是，聖母出去買東西，那我自然不信。」

「隨你信不信，聖母買了東西，給我一人了。」

說了就走，這是陶類思新近有的脾氣——他只以爲自己的話是對的。

「陶類思，慢些走，我也有一件事。」

「什麼！」陶類思只轉了頭。

「我的弟弟害病，你可助我求聖母，賞賜他……」

「不知道。」他三腳兩步已跑進自己的屋裡去，顧達義只是呆呆望他的背影。

六 奇 夢

「哥哥啊！我痛呀！」

他看見哥哥睡夢正濃，想出聲喊，怕驚醒了睡在隔壁的後母，她醒來是不給好面子的，於是他只得推推他的哥哥，又還附近耳朵，叫聲：

「哥哥啊！」

「唔！什麼？」

「哥哥啊！我還覺得痛呢？」

「呀！喲！弟弟，你還沒有睡着！」

「是的，我還覺得痛呢！」

「可憐啊！一些藥也沒有給過你吃，怎樣就會好？」

「哥哥啊！他 又 哭 了。」

「弟弟啊！不要緊的，我不是說過：我們有天上的媽媽保護我們嗎？而且弟弟，你忍耐些吧！你爲我們天上的媽媽忍耐病痛，那麼，她一定十分快樂，要更加愛護你了。弟弟，你忍耐些吧！爲愛天上媽媽的緣故，忍耐些吧！」

「好，那麼我不：不哭了。」

「你也不要再喊痛了。」

「好，我也不再喊痛了。」

「好極了！這樣在天上的媽媽一定歡喜你，將賞賜你病好，你可把一天的病痛全獻給她；後天主日，我想你病一定會好了，我可領你去望彌撒，也去望望我們天上的媽媽。」

「真的嗎？後天一定會好了嗎？」

～是的，是的，睡吧！～

於是，顧達德勉強合攏眼皮，靜着，靜了一會，又聽得他哥哥鼾鼾的鼻聲了，睜開眼睛，只有黃紅的燈光，肚裏仍覺微微作痛，但他不喊痛，却照他哥哥的話，爲聖母耐着，使聖母歡喜。

他又合攏眼皮，靜着，什麼都不想，糊糊塗塗。一會兒，他忘了自己在牀上，只見身置在廣大的花園裡，和許多小孩子玩耍，他真高興，他玩賞花園裡的一切景緻：什麼花草樹木，什麼涓涓的流水，什麼曲曲灣灣的石路，他真有趣，和那許多小孩子在又青又軟的草地上滾滾跳跳，唱些小歌曲。忽而，一條大黑狗從遠處奔來，伸出血紅的舌頭，凸出烏黑的眼珠，真是可怕極了。衆小孩子逃得一個不剩，都奔到他們媽媽的身邊，投在他們媽媽的懷裡，緊緊的伏着。他這時也擬命的逃，也想逃到他媽媽的懷

裡；可是，他東奔西跳，終尋不到那個是他的媽媽，只是亂跑；轉身看看，黑狗就在後面皇皇的趕來，他急得要命，連跑也跑不動了，就倒在地上，黑狗狠命的撲過來，他嚇昏了，只覺黑狗亂咬他的肚皮，他狂叫了：

「痛呀！救命！」

忽覺有人把他跑起：「寶寶，別怕！」

他睜開眼睛：什麼都沒有，只有他的哥哥在他的身旁！

「弟弟，什麼事？痛的利害嗎？」

「喔唷！一條大黑狗咬我的肚皮，我痛的喊救命；幸虧有人來把我抱起，叫我：寶寶。現在倒一些不覺得痛。」

「真的嗎！那抱你的一定是聖母，聖母賞賜你病好：聖母保佑！：快起來吧！時候不早了，我們同去望彌撒，同去拜謝聖母。」

顧達義一面替他弟弟穿衣服，一面聽弟弟講述夢中的事情。
弟兄二人望彌撒前，先到花園裏去，跪在假山前。

「弟弟，這是我們的媽媽，賞賜你病好的媽媽！」

「噯！媽媽！——哥哥呀！假使我早些在這裡，我不會痛了一夜，也不會被大黑狗咬我的肚皮，我也早可伏在媽媽的懷裏了！——媽媽，若是不來抱我，我定已被那黑狗咬死了。」

「弟弟呀！我們的媽媽常常同我們在一塊；這裡不過是她的聖像呢！我們無論在什麼地方，只要我們依靠她，她總是時時刻刻保護我們的。」

「哥哥，你求聖母別再許黑狗來咬我了！」

「弟弟放心！神父不是給我們講過麼：凶惡的魔鬼比大黑狗

更加利害得多，時時刻刻要咬我們的靈魂，我們只要伏在媽媽的懷裡，那就不緊要。

真的嗎？我時時刻刻可伏在媽媽的懷裡嗎？

自然，只要你時時刻刻想着她。

喔，媽媽啊！你真好！我要永永遠遠伏在你懷裏。

是的，弟弟呀！我們也要永永遠遠服侍我們的媽媽。

一定的，哥哥！——噯，哥哥，我有一個花玻璃珠，這是前

天亞納姊姊給我的，我現在就把牠獻給媽媽吧？

好，弟弟，獻給媽媽吧！你拿你所歡喜的東西獻給媽媽，

媽媽一定十分寶貝你。

嘿！媽媽，這粒珠，無論那個人，我都不肯給——媽媽，我只獻給你了。媽媽呀！我們的媽媽呀！

七 打翻墨水瓶

陶類恩今天起身得比平時早，就去望早彌撒；彌撒罷了，一跳一跳走到花園裏去。

他滿心希望，想假山上的聖母一定買了許多東西回來了。這次，他不顧小路上的石子觸破皮鞋，却急急地往前走，一直走到假山前，果然看見聖母像和平時一樣，他喜歡的了不得，竟忘了跪下，就立在石頭上，尋找聖母所買來的東西，尋了好久，終算不致失望：在聖母像脚下尋到一粒玻璃珠，他毫無懷疑的拾了；一看，果然是一個十分美麗而乖玲瓏的花玻璃珠。他看了又看，十分鄭重地收藏在衣袋裡。然後，他又尋覓，假山上，假山邊，各處都尋過，終尋不到第二件東西：他開始有些心焦了，不起勁

了；他想想上次媽媽出去買東西，不是買了新皮鞋，小汽車，還有糖嗎？而現在這個媽媽不過替他買了一個玻璃珠！顧達義不是給他說過這個媽媽比任何那個媽媽富足麼？但是現在爲何只買了一個玻璃珠？他越想越不開心。

他走了，他想不着跪下念一遍經，就掃興的走了，沒精打采，走出花園門，想想真怨，隨手衣袋裏拿出玻璃珠來，滾在手掌裏，看了一番，不覺怒從心起，用力地一丟，丟在地上，觸着石子，碰的響，碎成數塊。

他一些也不覺可惜，垂頭喪氣的走了，慢慢地踱向學校裡去。在校門口，他又看見那爛腳的叫化子，他連忙側轉頭，看也不肯看他，一直往前走，走進校門，他垂下的頭，忽又高昂起來，格得格得很爽快的前進了。

其實，他心中仍是非常不起勁，不高興，上課時，只是東張西望，分心異常，還要唧唧噥噥，同這個說幾句，給那個說幾聲；先生已經警告他幾次，他仍舊老樣，不肯聽先生的話。

他又一會立起，一會坐下，沒有定時；忽而，他一動，動得太厲害了，把藍墨水瓶打翻，墨水流了滿桌子，簿子，書，和他那件很漂亮的新長衫都髒了；並且連陸根生的背上也染着了。

「先生，看陶類思呀！」

先生看不清，下來了。

陶類思這時正急忙的了不得，搬開書，抹桌子：

「陶類思！我不知喊了你幾聲，你終是不聽；你看：你不但害了自己，又害了別人，你看陸根生的背上也被你染着墨水。你來。」

陶類思雙手塗足墨水，還握一團帚頭，氣悶悶地走出來，很小心地把脚跟放下，倒不敢格得格得地走了。

「站在這裡！」

陶類思只得站在先生的桌子旁邊，一個犯人圈裏，垂下頭，心裡恨這個，怨那個：恨先生罰他補贖，也恨陸根生背靠着他桌子，以致染着墨水，又恨坐在他身邊的同學，都使他分心，到末，連得那墨水瓶也似乎是可恨的了……

到了放晚學時，他媽媽一見他，就怪他弄髒了長衫，又問他爲何長衫染着墨水，他只是含糊地噙了幾聲，說不出什麼。

一到家中，他媽媽從他的書包拿出書來，只見書和簿子都染滿墨水，她很不快活的給他說：

「類思啊！你長衫上，書上，都是墨水，你在校中作些什麼

？我曉得你一定很不用心，而且一定也犯過規矩。〰

類思只是底下頭，呆看着地板，一響也不響。

「類思啊！你再這樣的沒有志氣，我要不喜歡你了。」

他最怕聽這樣的話，他頓時覺得失去了什麼寶貴的東西，心中實在苦得難熬，不覺一陣鼻子酸，兩條眼淚掛出來了，就放聲大哭了。

「你哭什麼？你若有志氣，我自然仍是喜歡你的。」

他媽媽替他脫去長衫，拉他到面盆邊，替他洗手，還用肥皂擦去他手上的墨跡；洗淨了手，又拿長衫放在水盆裡，塗足肥皂，洗了好久，方才把墨跡洗去。

陶類思這時，還含淚着哭。



八 良友的規勸

「喂！陶類思，我看你好幾天不起勁了。」

「怎麼？顧達義。」

「不是嗎？你已經好幾天了，不起勁，不開心，不高興。」

「唔……」

「你可病了？」

「呸！我不生病；我生了病，媽媽急的不得了，就會替我想

法子的。」

「但是，你知道嗎：你有了別的毛病？」

「喂，怪了！什麼別的毛病？」

「或許，你靈魂上有了些毛病？」

「什麼靈魂的毛病？我是不懂的。」

「罪惡過錯就是靈魂上的毛病。」

「我想我不會生這樣的毛病。」

「我老實給你說，陶類思，我想你已經生了驕傲的毛病。你記得嗎？你第一次穿了新皮鞋，我看你就驕傲起來了；你還記得嗎？你看輕王石室，以致罵他，譏笑他，還要打他；還有，你踢了爛腳叫化子的籃子……」

陶類思慚愧得很，臉兒早已紅得像染了紅墨水似的。

「你還記得嗎？從那天起，你就不用心起來；還有許多……因此，你就不起勁了，不開心了……」

陶類思一些不作聲。

「不是嗎？你譬如發了寒熱，你就會不起勁，你肚裡痛了，你也就會不起勁；現在一樣的，你生了驕傲的毛病，你也就會不起

勁了，不開心了，不高興了；並且，類思，這傲病發作起來，會置人於死地！魔鬼所以爲魔鬼，因爲他生了驕傲！

「不錯：那麼，怎麼辦？」

「該當設法。」

「但是，媽媽怎麼一些不着急，不替我想法子呢？」

「呀！靈魂上的毛病，是靈魂上的媽媽想法。」

「唔！但是，靈魂上的媽媽，也不替我想法。」

「怎麼？都不替你想法？那麼，你是個最可憐的孩子！前幾天，我弟弟害了病：噯！真可憐！真苦惱！肚裡痛，沒有人給藥照顧，足足痛了一夜；幸虧有聖母來醫好了他。」

「聖母肯醫好你弟弟，怎麼不來醫好我呢？」

「陶類思，你要知道，若是你真的愛慕聖母，時常想念聖母

，那麼聖母一定肯來照顧你，這是本堂神父講過的。

陶類思又不響了，顧達義也停着不說，二人默靜片刻，陶類思，又是苦苦地說：

「聖母，我當然要很真切的愛她了；但你知道她肯替我想什麼法子？」

「我想她要叫你吃點神藥——做點小克己吧。——我們現在不妨到她身邊去問問看！」

說了，拉着陶類思的手，一同到花園裡去了。他們一走進花園，都默着不響，低下頭，什麼都不瞧，一直到聖母假山前，二人端端正正地揀塊石頭跪下。

顧達義便從袋裡拿出念珠來，微聲念玫瑰經的痛苦一端了。陶類思跟着也念，心裡在猜想聖母將指示他什麼方法——吃藥

麼？藥總是苦的！他巴望聖母將給他好下口的藥吃。

他念念，停停；看看願達義神情超拔，熱心異常，他油然而跟着念亞物了。痛苦三端完了，願達義不念了。

「爲甚你不念下去？」

「因爲你不好好地念，我也不念了。你玫瑰經還背不上來，痛苦三端的祈求還不會念！」

「不，我沒有用心念；我是會念的。不信，我念給你聽：

求：今我虔祈聖母，轉祈吾主耶穌，賜我能悉去，自滿驕傲之念，并辭一切虛僞之喜。願爲吾主

耶穌基利斯督，忍受患難凌虐之刺。庶望身後，

可獲榮福之冠，於天上國，至於無窮。亞孟。

「好！你倒真的會念；但最要懂得其中的意義。這端經是求

聖母轉求耶穌使我們克驕傲，忍受患難凌辱，捨棄世上光榮面子，爲得天上的花冠。——類思，我想這是聖母爲你預定的神藥；叫你勿爭面子，做些小克己，爲補從前的過錯。~

陶類思俯下頭；一會又抬起頭來望望聖母像，他沉想了一會，說：

「你說的不錯——我方才望聖母給我好上口的藥吃，因爲我本來很怕吃苦藥。去年有回我肚子痛，頭裏痛，媽媽橫勸豎勸，叫我吃藥水；我初不願意；後來熬不過痛，也就勉強吃了——不好上口——嚙了下去，一會就不痛，現在聖母叫我吃神藥：做些小克己，怕是怕的，但我決定要嘗試——否則也對不住你的好意。」

「時光不早了，我們回去吧！——我們再念一遍亞物，謝謝聖母！」~

九 刷新

吃藥，苦是苦的，但是要病好，那是不得不然；做小克己，討厭是討厭的，沒趣是沒趣的，但是要除去驕傲的病，那是不得不然。

陶類思跪在聖母像前，一方得聖母的默佑，一方得顧達義諄諄勸導，想來想去，想想要除去驕傲的病，終是該當做小克己；他也很知道做小克己的好處，因為本堂神父已經講過不知多少回：小克己能改靈魂上一切的毛病，什麼什麼：他記得很清楚。

回家後，他仍是記在心上，而且回來復去地想，一直到牀上，合了眼睛，還在想呢。

所以，到了明天，他一醒轉來，就想着要做些小克己，一來

爲除去驕傲的病，二來也是爲聖母喜歡。

他起床後，穿了衣服，要著鞋子，他無論如何不要著新皮鞋，他偏偏要著一雙又破又難看的，最不喜著的舊鞋子，他以爲這個小克已是很好的了，因爲著舊鞋正同著新皮鞋完全相反，著了新皮鞋驕傲，那麼著舊鞋一定會除去驕傲的毛病了。

可是他把舊鞋子一著，倒覺十分適意，因爲舊鞋子寬舒得多，而且很軟的，不像新皮鞋那樣，又緊又硬，很不適意，著舊鞋子既然很適意，他有些不滿意了，以爲這個小克已不十分好了；他坐在床邊，呆了一歇，忽而，他想出妙法，他就把著在左腳上的鞋子，著着右腳上，著在右腳上的也換過去，他就立起來走，果然不適意了，兩只腳歪在鞋子裡，說不出的不適。

他走出房門，他媽媽一見他，就看見他著錯了鞋子，教他調

正，他爲難了，後來一想，還是聽命的好，他就聽命，響也不響，坐在櫈上，把鞋子調正。

後來，他又不滿意；他想，這樣的小克已太便宜了：著舊鞋子倒比新皮鞋適意，真太便宜了。忽而，他記起棋特豐加郎曾把小石子放在鞋子裡爲做小克己的好表樣，他也想試驗了，但是他一時又尋不到小石子，只在桌子下找到幾個橄欖核，他連忙拾了二個，塞在鞋子裡。

從家走到學校，他寔在走得苦極了，橄欖核在腳底下，走一步，把腳底觸一下，幸虧鞋子終算很寬，橄欖核還能滾前滾後，不致常常觸在一處，却是一次觸着這處，一次觸在那處，不然的話，他的腳底上一定要觸成小洞了。

他已經走進校門了。忽而，他又出來了，想在小攤頭上買些

東西吃；還沒有走到小攤頭那邊，他又看見那討厭的爛腳叫化子，頓時眉頭皺起來，但是，他立刻抑制自己，故意看看他，爲做小克己。他看了一會，倒看得心中有些不忍了：可憐他，看他真苦惱，真可憐；他越看越不忍了，就從袋裡摸出二個爲買東西吃的銅元，擲在他的籃子裡，轉身就走。

他想想真開心，這次小克己做得不錯了，一定能使聖母喜歡。兩只腳補贖做得終算够了，可以寬免了。他於是就從鞋子裡，把橄欖核挖了出來。

他現在走路爽氣極了，輕快極了，但并不像著新皮鞋時的驕氣十足，却很自然活潑，完全是孩子腔。

他走到散心場，就去尋顧達義，一見他，就同他講話：

「噯，顧達義，你想聖母一定會看好我驕傲的毛病嗎？」

「那自然啦！」

「你怎樣知道呢？」

「喔！只要想，你就也會知道的。」

「我倒一時想不出呢。」

「呸！神父在講道理時，不是慣常說：靈魂上有了罪，有了過失，就是靈魂上的衣服弄髒了，染着墨跡或泥漿了；那麼，你想想媽媽看見自己的好兒子身上弄髒了，一定就替那兒子洗衣服，不是嗎？你想。」

被顧達義這樣一說，陶類思頓時想起前次在課堂裡打翻墨水瓶的事情；他記得很清楚：他回到家中，他媽媽拉他到面盆架子旁，替他用肥皂洗手，替他脫去長衫，放在水盆裡洗，洗了好久，那墨水迹仍舊不能完全洗去。他也記得很清楚，媽媽還把長衫

送到洗衣作去，費了三角大洋，剛才把墨迹完全洗去。

他一面想，一面呆着自己身上那件青長衫，果然看不出是染過墨水的，倒仍舊十分漂亮，和新的一樣；他看看，想想，不覺微微地說：

「喔！喔！那麼我靈魂上的衣服也被天上媽媽洗淨了。」

「一定的，你既是天上媽媽的好兒子。」

「唔，唔……他又想着那沒娘兒陸根生真苦惱了，他背上染着墨水，可憐，一大塊的墨水迹，仍舊留到現在，有誰去替他洗呢？他想自己終算有了天上媽媽，不然的話，驕傲毛病也要留到現在，他又不覺微微地說了：

「沒有了媽媽，那是何等苦惱呢！有了媽媽，那是何等欣幸呀！」

十 小白貓

這幾天裡，陶類思做了許多小克己，而且都是很好的小克己。他現在性情變了，不像前幾天，讀書也不起勁，玩耍也不起勁，什麼都沒有趣味，而現在真像毛病好了一樣，覺得爽氣得很，做事有興，讀書用心，規矩也不犯，他的媽媽自然照樣很喜歡他，他真快活。

今天放晚學回家，他的媽媽告訴他：那幾天失蹤的小貓，今天忽然重又發現了。他聽得這新聞，快活非凡，因為他家裡的那隻白貓，半月前產生了窩小貓，花的，白的，一共五隻，都是玲瓏可愛；陶類思最喜歡這些小貓，忽然兩天前那隻小白貓不見了，他當然十分懊喪；而現在竟聽得小白貓回來的消息，自然快活

得立刻跑去看了。

他果然看見那隻小白貓躲在稻柴裡，不過不像先前那樣可愛了，一身如雪一樣的白毛，弄髒了，灰陣陣不知像什麼；本來肥肥的，又伶俐又活潑，現在弄得瘦怪怪，像生病一樣，呆呆的，「咪，咪，咪，」的叫個不住。

「媽媽，你看，這隻貓真可憐呢！」

「是呀！真可憐！不過這是它自己不好呀！爲什麼不要在這裏，同老貓在一塊兒安安逸逸的，也有吃，也很暖，何等快樂？爲什麼偏要跑開，弄得這樣子？真是它自己不好。」

「喔！真是它自己不好。但是，媽媽，爲什麼它跑開了，就弄得這個樣子？」

「那自然呢！它跑開了，就沒有老貓了，那麼有誰照管它呢

？沒有吃了，也要受涼了，自然會弄得這個樣子。還好！它還不會給野狗咬死，遭危險呀！

「喔！喔！真的啊！」他嘴裡雖是這樣說，眼睛雖是呆看着小白貓，心裡想到他自己，想想自己恰像小白貓，他離開了聖母，也去弄髒了靈魂上的衣服，幸虧現在跑回來了；不然，恐怕給野魔鬼咬死了，險極！

「噯！媽媽，你看，老貓伸出舌頭來舐小白貓呢！」

「是啊！你看老貓怎樣寶貝小貓！你不知嗎？那天不見了這隻小白貓，老貓就到各處去尋，嘴裡還咪咪地喚得乖可憐呢！陸媽媽還說：老貓不見了小白貓，難過得，連魚也不要吃。你想老貓怎樣寶貝小貓？現在小白貓回來了，那自然老貓怎樣寶貝小貓！現在小白貓回來了，那自然老貓快活的了不得了，自然要

伸出舌頭把小貓舐乾淨，還要給它吃，捧它在自己的懷中，讓小白貓溫暖些。~

~ 喔！小白貓真適意呀！~

~ 你看呀：類思，小白貓鑽在老貓懷中了。~

~ 喔！小白貓真適意呀！~

~ 你看小白貓現在舒服得多了，不像剛才抖擻擻了。你還看，小白貓的一身毛也被老貓舐乾淨了。~

~ 唔！唔！……他沒有答應什麼，心裡又想着現在聖母替他自己洗乾淨靈魂上的衣服。

~ 噯！類思，老貓待好小白貓，那麼，小白貓該怎樣呢？~

~ 我想，我想小白貓一定要去尋些貓魚給老貓吃。~

~ 不，小白貓尋不到魚呢。~

「那麼，去捉隻老鼠給老貓當點心？」

「不，小白貓還不會捉老鼠呢。」

「那麼，怎麼樣呢？我想不出了。」

「我給你說，類思，小白貓竟然還小，這樣不會，那樣也不會，但是，以後它一定會時時不離開老貓，伴侍老貓。」

類思望望他的媽媽；又望望老貓小貓，好像還沒有懂得他媽媽的話。他媽媽看他_{不響}，又給他說：

「你想想，老貓一不見自己的小貓，就何等憂傷；小白貓一回來，老貓快活得了不得；那麼你想老貓何等喜歡小貓常在它的身邊。所以，小白貓要使它的媽媽快活，那麼後來該當常常在它媽媽身邊。」

「那麼，媽媽，我也要常常在你身邊。」

「好極了，好孩子。」他的媽媽雙手抱他，緊緊地抱在她自己的已懷裏。

「媽媽，我也要常常在聖母身邊！」

「更好了，小孩子，你常常在聖母身邊，就是在我身邊了；因為你愛了聖母，一定也愛我的。」

「但是，媽媽，怎樣呢？怎樣教我能常常在聖母身邊呢？」

「啊！類思，你不懂嗎？常常在聖母身邊，就是解說時時刻刻想着聖母，心心念念想着聖母；那麼，聖母喜歡什麼，你也會喜歡什麼；聖母恨什麼，你也會恨什麼了。」

「喔！媽媽，我一定願時時刻刻想着聖母，因為我要常常在聖母身邊，因為我要使聖母喜歡，使聖母快活！」

十一 愛的吸引

「顧達義，到我家裡來看小貓。」

陶類思領了顧達義，一直走到柴間裡，指給他看那五隻在稻柴窩裡的小貓。

顧達義一看見這些伶瓏可愛的小貓，不覺高興極了，嘴裡只是說：那隻花的生得美麗，這隻黑的生得乖有樣，那隻白的生得很可愛：

陶類思立刻把小白貓不見的故事，講給他聽；小白貓不見了，老貓怎樣難過，小白貓回來了，老貓怎樣快活；後來他又把他媽媽的話也說給他聽；說小白貓以後怎樣要使它的媽媽喜歡；并且他又把自己的意見也說了出來，說他自己以後也要像小白貓時

時刻刻在聖母身邊……

陶類思滔滔地說個不停，顧達義聽得很感動，只是凸出了兩個烏黑的眼球，凝眸注視着陶類思，而且也學了大人腔不停地把頭一低一低，表示非常贊成他的話；等他說停了，自己也用着很動感的口氣說：

「我想我們假使時時刻刻想着聖母，聖母更加要想着我們，寶貝我們哩。」

「那一定的，那一定的！」

顧達義不說什麼，呆着，似乎感動得很。陶類思不說了，看他，又看看小貓。兩人靜了片刻，忽而陶類思又說：

「我想想真奇怪！本來這東西我最不獻喜的——我一看小貓，就覺討厭，終想用腳踢，或者追上去，捉住它，打它幾下；有一

次，我家那只貓，被我捉住了，放在荷包裡，捆起來，被我像皮球那樣踢。但是我的媽媽倒很歡喜這東西，媽媽作活時，它終爬在媽媽膝上，媽媽吃飯時，它又爬上來了，媽媽還把魚骨頭給它吃。媽媽真寶貝這東西。有時我打它，捉它，媽媽終要說我不好。呀！奇怪！漸漸地，我看媽媽歡喜它，我慢慢地也不覺討厭了，直到現在，我竟然也歡喜它了，而且也十分喜歡它了，真奇怪不奇怪？

「我倒以為沒有什麼奇怪。」

「呀！怎麼說？」

「那是因為你十分愛慕媽媽；你既然愛慕了你的媽媽，那麼你媽媽所喜歡的東西，你雖然不喜歡，但你爲了愛慕你媽媽的緣故，慢慢地也會喜歡這東西了。譬如我的弟弟，他本來一些不喜

歡看書，後來，看見我每晚溫書，他也拿了一本書，要看，雖然他不懂什麼，但是他能學我的樣，也覺得開心的。」

「唔！唔！」

「咳，我想沒有什麼奇怪，假使你十分愛慕你媽媽的話，那麼你媽媽喜歡什麼，你自然也會喜歡什麼。」

陶類思仍是靜聽着，不說什麼，好像他正在想些什麼；忽而，他開口問顧達義說：

「那麼，我們的天上媽媽喜歡什麼？」

「呀！我倒一時想不出，是的，我們既然十分愛慕我們的天上媽媽，我們也極應該歡喜我們的天上媽媽所最歡喜的……」

「你也想不出嗎？我想她也未必歡喜貓或者狗。」

「是呀！我在聖像上，從沒有看見過聖母身邊，膝上有小貓

或小狗，無論那張聖母像上都沒有的。ㄟ

「啲！在聖像上，不是有小耶穌嗎？」

「對呀！聖像上，慣常有聖母抱小耶穌，對極了，類思，我們的天上媽媽最歡喜小耶穌！」

「那是一定的，因為小耶穌是聖母最歡喜的聖子。」

「所以，我該當也歡喜小耶穌了。」

「那一定的我們一定也十分歡喜小耶穌，因為小耶穌本來是十分可愛的，十分好的。」

「呀！我們的天上媽媽真好，不要我們去歡喜那些小貓小狗，却要我們歡喜最可愛的最親的小耶穌。」

「呀！真好極，聖母左手抱小耶穌，右手還可以抱我們呢！我們和小耶穌一同鑽在聖母的懷裡，好極了！」

懷裡 · 好極哉！ ·
~ 好極了！我們時時刻刻要這樣：和小耶穌一同鑽在聖母的



十一 小耶穌

~ 小耶穌！小耶穌！ ~

顧達義從陶類思家歸來後，心中綿續不斷地想着小耶穌，因為他看見了陶類思被媽媽的愛默化了，現在竟然也歡喜貓起來了，使他連想到：他天上媽媽既然十分歡喜小耶穌，他自己當然也該多多愛慕小耶穌了；何況小耶穌本來是極可愛的，極可親的，而且在他心中向來覺得小耶穌是可親可愛，不過現在這樣一來，覺得小耶穌更加可親可愛，那麼，他自然常常想着小耶穌了。

他既然常常想着小耶穌，當然要時時接近小耶穌；他曉得接近小耶穌最好的法子：是領聖體，因為領聖體是小耶穌親自到他的心裡，這是他在初領聖體前已經知道的；不過，先前他領聖體

沒有這樣熱心，因為先前他沒有像現在這樣愛慕小耶穌；但是現在，那不一樣了，他既然因着愛他天上媽媽的緣故，他也十分愛慕小耶穌了，那麼自然他鄭重地預備：做了許多小克己，為好好地迎接小耶穌到他心中；他既領了聖體，也熱熱心心地和小耶穌交談，親親熱熱地感謝小耶穌。

他越同小耶穌接近，越覺得要愛慕他的天上媽媽；他越愛慕他的天上媽媽，也越覺得要接近小耶穌，這沒有什麼希奇，因為他知道明白小耶穌時時刻刻同他的媽媽在一塊兒。不過，他還有一個疑惑。

有一天，他就去問本堂神父：

「神父，領了聖體，小耶穌既然到我心裡，聖母也來嗎？」

「不，我想不過小耶穌吧！」

「那麼聖母不來嗎？不會的，小耶穌既然是聖母的兒子，聖母時時刻刻不離開小耶穌的。」

「噢！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神父，我想聖母不肯離開小耶穌的。因為我看見陶類思的媽媽終不肯離開陶類思，他到學堂裡去，她親自送去，回來，她也親自領回；現在他到外婆家去，她又親自伴他去了，終不肯離開他的；那麼聖母更其愛慕小耶穌，十二分的愛慕小耶穌，怎樣肯離開小耶穌呢？」

「好，我的達義，你說得有理，領聖體時，聖母雖然不一定也到你心中，但是至少她親自抱着，送到你心中？咳！達義，誰熱愛聖母的，我想一定這樣的，你看，你的本名聖人，聖達尼老在世時，十分愛慕聖母，聖母就發顯出來，把自己懷中的小耶穌

給他抱。咳！達義，你也要學你的本名聖人，要十二分的愛慕聖母，那麼，在領聖體時，聖母必也親手抱着小耶穌送到你心中。咳！達義，你愛慕聖母，你真有福！

願達義聽了這話，覺得十分安慰，就辭別了神父，走了。

*

*

*

他回到家中，他的弟弟便告訴他，對門陶類思剛剛從外婆家回來。他一得這消息，不覺快活得很，因為他已經三天沒有會見陶類思，實然寂寞得很，現在知道他回來，就叫他弟弟一同到他家裡去看看他。

他們一進門，便看見陶類思穿着一身漂亮的新衣服，正在玩耍一輛小火車。他一見他們進來，就招呼他們：

「喂！顧達義，我在外婆家裡，真快活！」

順手從袋裡挖出幾粒糖，分給他們，教他們吃，自己也甩了一粒在嘴，急急地把自己所經過的事情講給他們聽：

「哼！真快活！外婆做壽！好熱鬧！你看，外婆給我做了這樣的新衣服，給我吃的東西真多呢！什麼餅乾，糖，都有，許許多多！還有，你看，這輛小火車，好不好？有客車，也有像真火車一樣的小鐵道，也有煤車哩！你看，我教它走。」

陶類思拿起火車龍頭，捻緊「發條」，放在鐵道上，接上了煤車，客車。

「喔喔喔！開車了！」

陶類思右手揚起小綠旗，嘴裡格拉格拉地把粒香蕉糖在舌頭上滾來滾去，得意非凡！

顧達義看得幾乎出神，另外他的弟弟連得把嘴裡的糖也忘記
含住，就滾了出來；他拾也不肯拾，只是哭喪着臉，對哥哥說：

「哥哥，我糖不要吃，也要小火車！」

「什麼？誰給你？」

「外婆呀！我們的外婆幾時做壽？」

「我們沒有外婆了，我們的外婆早已死了！」

他聽了這句不覺大失所望，就放聲大哭，弄得陶類思的媽媽
走了出來，問他怎麼哭，顧達義就給她解釋，她便好好地安慰他
一番，顧達義也慰他說：

「弟弟，不要哭，你又忘記了：我們還有天上媽媽呢！」

「是呀」陶類思的媽媽搶着說：「聖母也就要做壽了，不是
嗎？聖母升天瞻禮快要到了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陶類思問他的媽媽。

「真的，就要到了，不過還有十天，聖母升天瞻禮是聖母的大慶日，好似做壽的日子，所以，凡是她的兒子，在那天，一定要得到東西，我想新衣服，糖，小火車都有的。」

「真的呀！」

三個孩子一同叫道，連得顧達德也收乾眼淚叫起來了。

「一定真的，聖母一定要給你許多東西，不過你們要好好地預備，明天便起頭，一連九天，你們天天做些使聖母歡喜的事，爲到大慶那天好獻給聖母，那麼聖母一定也爲你們預備着許多東西。」



十三 聖母升天瞻禮

盼望了好久的聖母升天瞻禮大慶日終究屆臨了。

這是一個炎夏的早晨，一陣微露洗淨了夜間混濁而熱騰騰的空氣，却是清涼而爽快得很。那些小鳥和麻雀早已在唱美妙的歌曲，好像歡賀慶祝「天上后」。東方清蒼的空裡，掛着一朵一朵的白雲，漸漸染着紫紅色，玫瑰色，這也是好像特地為慶祝「天上后」而點綴起來的。

這時，陶類思已經起身了，他的媽媽替他穿上那套漂亮的新衣服，他自己著上那雙好久不會著的新皮鞋。一切都預備好了，只等待他的媽媽。

不多時後，對們的顧家兄弟開門進來了，他們雖沒有新衣服

穿，却也弄得很整齊清潔，另外他們的面容上表示無限的歡樂。陶類思一見他們，就招呼他們，還沒有說什麼，他的媽媽便出來了，教他們一同走。

一路上，一切景緻由他們看來，好像比平時美妙得多呢，什麼珍珠米，蘆粟，在風裡點頭擺蕩，好像是雀躍道賀；路旁的小黃花，小白花，含着露珠，朝着陽光，似乎在微笑歡樂；樹上的小鳥，飛的青蜓，跳的青蛙，一切動的，都在表示快活歡賀。

*

*

*

聖堂裡也和平時兩樣了，裝飾又華麗又輝煌，教友擠滿了全堂，簡直沒有空的位置；另外好聽的歌聲，壯重的道理，使這三個孩子感動得非凡。

領聖體時到了，他們都去領聖體，顧達義這次預備得非凡熱切——他生平從沒有這樣熱切；領聖體後，他雙手合着，眼睛下視，端端整整的走到自己的位置，跪下，合攏了眼睛，他忘却別的一切，只知心中有的小耶穌，熱熱切切地同小耶穌談話，他又覺得聖母也在，和她一同感謝耶穌，一同和小耶穌說話。

彌撒罷了，陶類思拉拉他的衣角，教他一同念謝聖體經，他方才覺得像夢中驚醒，就拿了經，三人低聲念了。

*

*

*

他們出堂後，一直走到小花園裏，看見假山上也放着許多鮮花，點綴得很好看，三人並排跪在聖母像前，顧達德就低聲說：
「媽媽，你今天做壽，也要像陶類思的外婆一樣給我新的衣

服，糖，小火車，也要給我的，真的呀！媽媽，另外小火車，真的，我要呀！

陶類思以為這些都有了，不必了，但是他要別的東西，他想隨便聖母給他什麼吧，估量聖母一定會給他最好的東西的。

顧達義想：假使聖母給他小火車，那本好的，不過他想那還不是最好的。他想最好的，是能真的常常在聖母身邊，因為既然在聖母身邊了，便要什麼就什麼，要小火車就小火車。

那實在是好的，所以，他熱熱切切地求，求聖母賞賜他真的能常常在她身邊。

求了好久好久：陶類思和顧達義以為聖母一定知道了他們的祈求，也一定會答應他們的，所以他們要走了。可是顧達德無論如何不肯走，他要小火車到了手，才肯走；不然的話，他終是跪

着。他的哥哥和陶類思都勸他不要這樣，告訴他聖母一定應了他的祈求，後來一定會給他的；現在聖母還沒有買來呢！達德勉強站了起來，跟着他們走了。

*

*

*

陶類思家裡，預備了一席丰美的午飯。陶類思的媽媽教他去請對門的顧家兄弟二人來吃飯。於是他們四人一同坐席，什麼肉啊，魚啊，鮮菓啊，糖餅啊，擺滿桌上。三個孩子快活得了不得，另外兩個小客人，不要說有許多東西，他們從來未曾吃過，就是見也沒有見過。他們實在快活得說不盡。

陶類思的媽媽一面吃，一面給他們講了些聖母故事，也給他們解說這頓飯是聖母賞賜的……

陶類思把早上在假山前求聖母的事講給他媽媽聽，也給他媽媽講。願達德怎樣向聖母討小火車，怎樣不肯走，怎樣怎樣……

陶媽媽聽了，不覺對着願達德微微地笑了一笑，而且，也安慰他幾句，教他不要失望，一定會得到的。願達德被他們這樣一說，倒反而不開口了；他現在本來只想吃，把小火車事忘記了；這樣一來，使他又想起來。他想想真發急，以爲今天是聖母做壽的日子，不給他，後來怎樣會給他呢？他愈想愈急，急得呆了，連飯碗也放在桌上，哭起來了。

「不要哭！不要哭！」陶類思的媽媽連忙叫道：「我明天給你買一輛小火車，和類思的一樣，我給你買，不過不算我的，是聖母賞賜你的，好嗎？不要哭！」

願達德不但哭了，倒反而「撲嗤」一聲笑了出來。

「哈哈，哈！」大家都笑了。

於是仍舊快快活活地吃下去，而且比方才更加快活了。

*

*

*

飯後三時，有聖體降福，陶類思的媽媽因為天氣太熱，教他們不要去了。顧達德正好，他回到家裡去打瞌睡；他的哥哥和陶類思那裡肯聽，一定要去，陶媽媽就放他們去了。

他們二人在酷熱的太陽光裡走，弄得滿身大汗。走進堂，堂裡已跪滿信友，他們就擠在人羣裡跪着，直壁壁地跪着，又是一身大汗，熱得真可以，但是他們的心熱得更利害呢！

*

*

*

聖體降福罷了，他們走出聖堂，一陣涼風吹來，他們覺得爽快非凡。酷熱的太陽不知逃到那裡去了？看看天上，西北角裡，只是烏黑黑的一團一團像煤烟似的雲朵，人們都說快要下一陣頭雨了。

他們二人雖是聽得別人說要下雨，但知道一定不會就下的，於是走到小花園裡，跪在聖母身邊，把早上所求的恩典默默地對聖母重說了一遍，又加上說：

「媽媽，你現在都預備好了嗎？可以給我們了，我們可拿去了！媽媽，預備好嗎？你定還加些別的恩典，因為你知道我們要緊什麼恩典，媽媽，你知道的，媽媽，可和我們所求的一同給我們，媽媽，我們可拿出去了嗎？」

西北角的烏雲慢慢地擁上來，已罩在當空了。一陣一陣的涼

風吹着，吹到那兩個跪着的孩子，吹乾了他們背上的汗。

★

★

★

「喔唷！下雨了！」

「啊喲！真的！我們走罷！我身上已經灑着點了，走罷！」

他們倆連忙走出小花園，還沒有走出園門，已經連一接二的雨點滴下來了，他們急得連奔帶跑，但是雨愈下愈急，愈大，他們沒法，仍是跑，在雨中跑。

忽而他們看見一輛黃包車飛也似地奔來，同時他們又聽得：

「啊喲！類思，你們要生病了！」

黃包車停在他們前，陶類思的媽媽從車裡跳出，一手拉了陶類思上車，又教顧達義也上車，後囑黃包車夫快快拉回家去。



十四 病

「類思！薑湯，你嗑吧！不辣的，有些甜的，快快嗑吧！解解寒，你剛才在雨裡淋過，受寒了。」

陶類思的媽媽雙手捧着一碗熱氣蓬蓬的薑湯，從廚房裡走出來，嘴裡這樣喊着：

陶類思已經全身換得乾乾淨淨：濕長衫，濕內衣，連得濕襪子，濕鞋子都換去了，完完全全換乾淨了。他現在適適意意地坐在籐椅子上，拿了一本有圖畫的書，翻翻看看，很覺有趣。

「媽媽，什麼薑湯呀？」

他一見媽媽進來，立刻放了書，走上去。

「甜的，你快嗑吧！」

陶類思很聽命，就嗑了，一口一口的灌下去，把大碗薑湯完全灌到肚子裡去了。他當然覺得肚裏溫暖的很，而且不多時後，漸漸地他覺得暖熱在渾身走動了，比剛才爽氣得多了，他以爲他媽媽說的解寒氣那句話對極了。

*

*

*

但是，那顧達義一回到家裡，有誰去替他換衣服，更其談不到有人給他熱薑湯嗑了。他不過把件濕長衫脫去，但又偷偷地把長衫藏在一邊，深怕他的後母看見了，要罵他，責罰他：他那裡敢向他的後母討一身短衫袴換換呢？他只是躲在一邊，盼望身上的衣服乾得快些。

「哥哥，你怎樣？」

弟弟看他神氣不對，就來問他。

「弟弟，沒有什麼，你不要響。」

他和他弟弟一同玩耍，他想玩了一歇，衣服就可乾了，可是怎樣就會乾呢？他倒開始覺得冷了，冷得很不舒服，但他熬着，忍着。他知道是爲了他天上媽媽熬着的，忍着的，所以他快快活活地熬着，忍着，一些不抱怨。

一陣寒戰，又是一陣寒戰，他的渾身汗毛孔個個凸起，像剛才拔去毛的雞皮那樣，同時，他覺得肚裡也在作怪，什麼咕嚕咕嚕地響個不住，而且又微微地作痛，真使他不爽快，但是仍舊熬着，不以爲什麼。

忽而，他想要嘔，但又不能嘔，喉嚨裡，直到胃裡，好像有什麼隔着，要嘔不能嘔，弄得一身冷汗，他實在不能支持了。

「怎樣呢？哥哥！」

「沒有什麼，你一個人玩吧！讓我休息一會。」

他就呆呆頓頓地坐在破竹椅上，那身濕衣服果然乾得多，但是現在反而他覺得比方才更其不爽適了。

*

*

*

晚飯，他無論如何不想吃，他所盼望的，還是早些睡。所以他就默默地念起晚課來；念完了，去對他後母說：是因為他肚裡不餓，而且有些不適意，所以不吃晚飯，就去睡了。他的後母當然十分贊成他不吃晚飯，而早睡，既然和她沒有什麼關係，她自然不向他說什麼，至於他說有些不適意，那是，她好像沒有聽得什麼。

他躺在床上，現在反而感到熱起來了，熱，熱，熱得發燒，真難熬，他那裡睡得着。但是他完全忍着，他默默地念着：「聖母」，「聖母」，表明他是爲她忍着的，整夜，他一些沒有睡着，熱了一夜，嘴裏也念了一夜的「聖母」，「聖母」。

*

*

*

第二天，他仍覺發熱，而且精力全無，他想起身，那無論如何不能，不過坐了起來，已經頭昏得不能支持，仍舊躺了下去。他知道病沉重了，但他一些不憂不怨，却暗暗地喜慶，因爲他想那可常常同聖母在一塊兒了。

糊糊塗塗地熱了一天。

晚上，陶類思來了，一進門，不問他的病，就說：

「顧達義，顧達義，我有件心事給你說，今天早上，在望彌撒的時候，我忽而想起做個神父真有趣，能念「陶米諾斯，伏皮斯古末 Dominus vobiscum！」又能成聖體，送小耶穌給我們領：做神父真有福氣：我那時急切希望成個神父。」

出堂後，我奔到假山前，懇切求聖母：賞賜我能做神父。我快活的很，一直到家，把這事去告訴我的媽媽；不料她大不起勁，她說：無論如何不許我做神父，要做神父該修道，修道有許多困難。我又是她的獨子，還有什麼什麼，說了一大篇，倒弄得我大失所望。嘿！真不開心！」

陶類思嚙哩嚙蘇說了許多話，弄得顧達義熱昏昏的頭腦漲的更利害了，但是他完全懂得了陶類思的意思，就啞着喉嚨含糊地說道：

「做神父該修道，修道，本堂神父已經給我們講解過了。修道本是極好極好的事情；我早已有這個意思。」

「極好的事情，本堂神父講的很明白，所以：但是媽媽……」

「你不要失望，你一面求你的天上媽媽，一面又問問神父。」

「那不錯！」

「你還要做些小克已獻給聖母，使她允準你的祈求。我也爲你做些小克已，幸虧我在害病，做小克已的機會更多了！」

「好極！你幫幫我，好極！我鴿望聖母答應我的祈求！」

「那麼，你也一定該當做小克已……」

「一定的，一定的……」

「努力！努力！努力做去吧！」

*

*

*



十五 （哥哥，我也要去！）

（努力，努力……）

陶類思一面喊，一面跳進顧達義的房間裡，嚇得病者心驚肉跳：他正在發熱——頭部漲得像鐵那樣重，嘴裡乾得像被火熏過似的，說不出的難過。

（熱！媽媽……）

（顧達義啊！你怎樣？可起身了嗎？你知道嗎？媽媽答應我的要求了！我同本堂神父商議過，他極口讚許，回來，就是剛才，我又對媽媽說了——已經第四次對她說——這次，她不給我說什麼，不過注視我，像讓我一個人說話；我便給她說：媽媽，你許我修道吧！……修道能使我常常服事聖母——這是神父給我說的——既是

常常服事聖母，那就常常服事你——這是你給我說過的：常常和聖母在一塊兒，也就是和你在一塊兒……我說了，又說，她終究開口了，給我說：類思啊！可愛的類思啊！想不到你一變如此，竟然真的有志修道！媽媽怎能阻止？她說時，雙手緊緊抱住我，雙包眼淚滾了出來，我那時也哭了，但是我心中十分快活，因為我打破了難關！……

陶類思又是嚕哩嚕噠地說了許多，那熱得頭腦昏東昏西的願達義怎麼能聽得清楚呢？但是末兒幾句倒觸他的耳朵，使他振起精神，也斷斷續續地說起來了：

「什麼？……你真的要修道！……所以你進門時高唱努力努力……巴望你有堅實的志願，努力到底！——我病好了，一定也……但是我覺得不會好了：媽媽要我去呀！……」

「吓！你怎麼不會好呢？我看你明天就會好呢！你的病又不重呢！不過，沒有藥吃，醫生不來看，那是不對的。」

「唔唔！……媽媽啊！……」

「你熱嗎？痛嗎？不適意嗎？」

「唔唔！……媽媽啊！」

「我看你真苦呀！」

「不，不……」

「不會的，我看你真苦惱！」

「一定我比你更加快心！……你看，我就要到我媽媽身邊去了，可常常，常常同她在一塊兒了！……你看，媽媽左手抱着小耶穌，在等着我，她就要伸出右手來抱我了！……喔！媽媽啊！小耶穌啊！」

「你鎮靜些吧！不要多說話，你說得多麼累了，我看你真苦」

惱呀！

「不，我真開心呢！媽媽快來抱我呀？我要到你身邊去呀！我已望了好久，媽媽啊！我要到你身邊去呀！」

「哥哥！你到那裏去，……他的弟弟急急衝進來。」

「我到媽媽身邊去，弟弟啊！」

「哥哥啊！一同去，一同去，我也要去呢！」

「弟弟，你等一等吧！你也要求聖母賞賜你一件最好的恩典，就是你和陶類恩一同去修道，一同侍奉聖母，那麼她一定會領你到她身邊去的。」

「不管，不管！我就去！我要和你一同去呢！」

願達義一些不響。一會，忽而兩眼向上凝視，目光釘住在帳頂上：

「媽媽啊！來領我！來抱我！你左手抱了小耶穌，你的右手可抱我了！媽媽啊，我可常常，常常和你在一塊兒，也可常常同小耶穌在一塊：媽媽啊！媽媽啊！快些來！媽媽啊！媽：媽：」

*

*

*

兩個孩子在大哭了！

顧達義的靈魂，同肉身辭別之後，升上了，經過帳頂，屋頂，雲，天，高飛到天堂門口，在那裡，聖母早已等待着，連忙伸出右手來抱住他，一聲「媽媽！」就把一個書包交給了她——這個書包裡面，並不是書和簿子等，却是他在世所做的一切——聖母既接到書包，打開一看：裡面有不少不少的祈禱工夫，另外有許多許多的小克己工夫：她快活地把這些示給左手裡的小耶穌看，小耶穌也快活異常，笑個不停。

聖母看完了書包裡的東西，就自己背了書包，把願達義和小耶穌緊緊抱在懷中，便向天堂裡走進去了，教這個潔白的美麗的小天神，開始吃天上的又甜，又香，鮮紅美麗的大蘋果，享天堂的永福了。



N°880-3	N°880-2	N°880-1	
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樂國之王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寓意長篇小說</p>	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遺書一束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書信集</p>	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小宗徒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電影小說</p>	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印刷精美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聖體軍小叢書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定價低廉</p>
<p>每本二元五角 每本一元二角</p>	<p>每本一元二角 每本一元二角</p>	<p>每本一元六角 每本一元二角</p>	
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張孝松譯</p> <p>一個國王，離開了自己的宮殿，到一個充軍地，遇着一個窮兒，國王就很愛慕他，到他的草棚內去，引導他教訓他，使他成爲將來極樂國的大臣，這些都是寓意着聖教會的道理，借着這些可以想像的人物，表出聖教會奧妙的道理。</p>	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張登儀譯</p> <p>一個八歲的兒童，聰明伶俐，初領聖體以後，熱心勇敢，更加出衆，做聖體聯盟會的書記，同一位神父通信，他的爛漫的天真，活潑的性情，有趣的生活，再有他的愛主的熱忱，克己的精神，都從他的親筆遺書內看出。</p>	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張希斌譯</p> <p>一個八歲的頑劣學生，變成了非常的模範兒童，在惡劣環境中，威虐壓迫下，不斷地奮鬥抵抗，可歌可泣地進行他的傳教計劃，本書描寫細膩熨貼，表情熱烈誠摯，不但在在動人，更能鼓舞傳教心火！附影片照十六張。</p>	<p>本小叢書依照聖體軍人讀物的需要，鄭重編輯，取材適合兒童心理，文字淺易，加以印刷精美，定價低廉，出版以來，頗蒙各界讚許，內容有小說，故事，寓言，詩歌，傳記，書信，神修指導等，雖似偏於聖體軍，但是在公教兒童讀物荒的今天，爲一般公教學生，也可暫作惟一的文庫呢，現在介紹每書內容於左：</p>

N°880-7

耶穌的回音
短篇小說集

每本一角四分
十本一元

張登儀譯

本書是從法國馬爾東司鐸所著的奧斯地亞的發光裡
一書內選譯的內容包含鳥兒們的聖誕、耶穌的回音一個
比例，鼓當起身了、擺鐘之前、猜謎六篇是他短篇小說中的
菁華，每篇都含有極佳的教訓和深妙的寓意。

N°880-6

感化
短篇小說

每本一角二分
十本一元

張孝松譯

這是一本充滿眼淚、愛情的長篇小說，敘述一個熱心活
潑的小宗徒，因了他的善言善表，感化一個頑童的事跡，原
文已是曲曲折折，耐人尋味，譯者却還不滿意，他把中國兒
童心理為目標，把它增刪了不少內容，更是引人入勝了！

N°880-5

奉獻
短篇小說選

每本一角六分
十本一元二角

周溶良譯

內容包括得很普遍，便真的交易是描寫犧牲精神的奉
獻，是詮釋晨禱，一個聖體布是記一個青年的聖召……
聖體軍念了，能得活動的模型，熱忱的燃線，教練員可把
牠做集會或訓話時的資料。

N°880-4

花鳥曲
詩歌集

每本二角
十本一元五角

張孝松著

公教詩歌的創作，內容有兒歌、新詩、表演歌三種，兒歌與
表演歌是為兒童們寫的，新詩是為青年們寫的，作者把聖
體軍的生活、道理、精神，藉著和諧的節調，輕快的字句，發揮
盡致，表演歌可為小學校的音樂課本。

N°279-3	N°68-4	N°68-3	N°880-8
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熱心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神修指導</p>	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新光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短篇聖人行實集</p>	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天上英兒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傳記</p>	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耶穌的小朋友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創作小說集</p>
<p>每本一角四分 十本一元</p>	<p>每本一角六分 十本一元二角</p>	<p>每本一角 十本七角</p>	<p>每本一角四分 十本一元</p>
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連國邦編</p>	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朱樹德著</p>	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金魯賢譯</p>	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陳田作</p>
<p>要做個熱心軍人，對於彌撒聖體當有特別的敬愛。本書把望彌撒，贊頌聖體，神領聖體，拜聖體，及領主前的告解，詳細解釋，指示方法，軍人念了，不但能得到欲敬聖體的捷徑，而且能益加聖善望彌撒，領聖體，拜聖體，辦神工。</p>	<p>所載的聖人，都是童軍的主保，都是近代的大聖人，計有：聖<u>奧斯高加</u>，<u>大利納拉</u>，<u>蒲來可</u>，<u>敬多明我</u>，<u>哈維</u>，<u>蒙聖維雅納</u>，<u>真福超奧斯定</u>，<u>真福吳國盛</u>……</p> <p>書是用小說體寫的，所以清幽饒趣，絕不涉乾枯呆板。</p>	<p>琪·特·豐·翁·郎·Guy de Fontgalland，是一位活潑可愛的聖體軍，去世時雖僅十一歲，可是聖德已使人驚嘆膜拜。本書譯自法文專為兒童們寫而附加訓言的 <i>Voire ami Guy</i>，直譯為你的朋友<u>琪</u>，茲求簡明，故改名<u>天上英兒</u>。</p>	<p>本書材料，有些是作者主持聖體軍聯合刊時，各處通訊報告內搜集的，有些是他管理聖體軍時，目擊耳聞的實錄。為此可說是我國初期聖體軍的成績紀錄，中華兒童聖德的放映。——為本國同年的兒童，一定是最優良的讀物。</p>

<p>聖體軍良友</p> <p>願問手冊</p>	<p>我的郵票</p> <p>劇本</p>	<p>致命去</p> <p>劇本</p>	<p>母親</p> <p>長篇創作</p>
<p>待排印 (頁百約)</p>	<p>在排印 (頁十六約)</p>	<p>在排印 (頁十六約)</p>	
<p>張希斌著</p>	<p>張希斌編</p>	<p>張希斌編</p>	<p>陳田作</p>
<p>每一個聖體軍必備一本願問手冊！它詳盡地介紹聖體軍小吏，做好軍人的方法；各種集會典禮的儀式；徽章，軍旗，紀錄帶的意義。它又供給許多參考如：教宗的通牒，能得的大赦，應用的軍歌，經文。總之軍人應知應用的，完全包括了。</p>	<p>我的郵票敘述小兄妹二人絞盡腦汁，使爸爸不聞壞報。最後決定犧牲心愛的郵票。因着偶然的疏忽，一切計劃給爸爸發現，發生了意想不到的……附個強的馴服描寫七歲的擦擦用耶穌名字，馴服怒馬使性似的小哥哥。</p>	<p>致命去敘述三五小軍人結伴到野人國去致命，幸而遇到……知道了另一種延續性的致命，更中樂耶穌，附勝仗，描寫軍人們決定爭奪一個垂危的靈魂，不久果得大勝。本書和後一本，都能抓住情感，閱了，讀了，定有意外的收穫。</p>	<p>說起母親二字，誰也已會聯想到：世界上唯一最純潔，最偉大的慈惠熱情，而自然地激發摯誠摯慕——本書依據這種心理借人間母親之愛，映出天上母親之愛……使小讀者進展孺慕人間母親之情，超升到孺慕天上母親……</p>

No 281

聖體軍要畧

每本十價六角

張希斌編

本書雖未收入本叢書，到底是讀本叢書者不可不備的參考品。內容大概如下：一·聖體軍的性質，二·宗旨，三·規律，四·教練，五·資格，六·設辦，七·組織，八·典禮，九·軍歌，十·結語。

No 281

天上珠兒

傳記

待排印
(約五十五頁)

金魯賢譯

亞納奇年是一位冰清玉潔的小閨女，一朵聖體的精美小花，一位有形的天神，一顆天上的珠兒。她的一生，神而又神，奇而又奇。本書力求適合兒童心理，仿演講的體裁，簡潔扼要地敘述，使小讀者們都能閱讀，而觀感仿效。

隊長嚮導

願問手冊

待排印
(約百頁)

張希斌著

隊長是聖體軍成敗的關鍵，他們必須有嚮導，還有疑惑嗎？本書詳細地寫出管理勸導軍人應有的準備和實行的方法，對上平下三級應有的態度，籌備各種集會，慶典的手續……隊長得此，除了贊歎外，再也沒有困難了。

聖體軍小叢書

MATER NOSTRA

AUCTORE FR. MATHIA ZEN.

上海教區主教惠准

初 版	印 行	作 者	書 名
三 一 月 九 三 六 年 日	徐 山 灣 印 書 館 主 家 滙	陳 田	母 親

